



柳宗元寓言文學的表現手法

——以〈蝘蝓傳〉為例

● 張垣鐸*

柳宗元(西元 773~819 年)，字子厚，山西省解虞縣人，世稱柳河東，亦稱柳柳州，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。他主張「文以明道」，重視文章的社會功能，強調文章必須有益於世，發揮諷諭褒貶的作用。尤其是他的寓言文學，善用動物擬人化的手法，諷刺抨擊當代政治社會的醜惡現象，更是一針見血，膾炙人口。今以〈蝘蝓傳〉一文為例，談談柳宗元寓言文學的表現手法，庶幾做為同學們欣賞古文的津樑。

蝘蝓傳

蝘蝓者，善負小蟲也。行，遇物輒持取，印其首負之。背愈重，雖困劇不止也。其背甚澀，物積因不散。卒躓仆，不能起。人或憐之，為去其負。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極其力不已，至墜地死。

今世之嗜取者，遇貨不避，以厚其室，不知為己累也，唯恐其不積；及其怠而躓也，黜棄之，遷徙之，亦以病矣。苟能起，又不艾，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祿，而貪取滋甚，以近於危墜。

觀前之死亡不知戒，雖其形魁然大者也，其名人也，而智則小蟲也，亦足哀夫！

〈蝘蝓傳〉一文，採用「人蟲對照」、「互為映襯」的雙軌法，層層遞進、鉅細靡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遺地刻畫出朝廷貪官污吏聚斂成性，需索無度，貪得無厭，至死不悟的醜行鄙態，兩相對照映襯，形成強烈鮮明的諷喻效果。全文分三段，首段寫蝨蝨，次段寫人、末段總結。

首段寫「蝨蝨」，分四層。先點明蝨蝨「善負」的特質，隨後引出其「行，遇物輒持取，印其首負之」(蝨蝨爬行的時候，遇到東西，就會把它抓過來，牠擡起頭，把抓到的東西揹在背上。)的習性，做為第一層。然後以誇飾的文筆宣揚蝨蝨「背愈重，雖因劇不已」(蝨蝨揹的東西越來越重，即使非常疲累，也不會停止)的倔強，益以蝨蝨「背甚澀，物積因不散」(蝨蝨的背不平滑，因此東西堆積在背上不會散落)的緣故，讓牠終於落得「躓仆，不能起」(蝨蝨終於被重物壓倒在地，爬不起來)的下場，做為第二層。接著插敘一筆「人或憐之，為去其負」(有人可憐蝨蝨，替牠除掉背上的東西)，看似有所轉機，可蝨蝨偏不領情，自恃善負，以至「苟能起，又持取如故」(蝨蝨只要還能爬行，又照舊把東西抓起來揹在背上)，做為第三層。蝨蝨不但辜負人們的好意，更嚴重的是牠不自量力，「又好上高，極其力不已，至墜地死」(蝨蝨又喜歡爬上高處，用盡力氣也不肯停止，以至於墜落摔死在地)，做為第四層。層層遞進，環環相扣，把讀者逼得幾乎喘不過氣來。宗元文風的「僞傑廉悍，踔厲風發」(見韓愈〈柳子厚墓誌銘〉)，於此可見；蝨蝨的咎由自取，也莫此為甚。

次段寫「人」，照映蝨蝨，也分四層。先指出人類中「嗜取者」(貪得無厭的人)見獵心喜，貪婪成性的本質，以至「遇貨不避，以厚其室，不知為己累，為恐其不積」(貪得無厭的人，見到財物，絕不放過，用來累積豐厚自己的財產；他們不知道這樣會成為自己的負擔，只擔心財產累積得不夠豐厚)，做為第一層。這種人因為慾壑難填，需索無度，造成「怠躓」(犯錯下臺)、「黜棄」(被解去官職)、「遷徙」(被貶放遠地)的致命傷，做為第二層。接著同樣插敘一筆「苟能起」(貪得無厭的人只要有機會被起用)，看來「嗜取者」痛定思痛，知所鑑戒；加上貴人出現，即將柳暗花明。可他非但不知悔改，引以為戒，反而故態復萌，不改貪婪習性，持續需索，所謂「又不艾」(又不知引以為戒，繼續貪得無厭，累積豐厚自己的財產)是也，做為第三層。甚至財迷心竅，利慾薰心，「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祿」(貪得無厭的人成天想著提高自己的官位，增厚自己的俸祿)；變本加厲，不擇手段，「貪取滋甚」(貪取更多的財物)；終於自掘墳墓，





「以近於危墜」(以至於瀕臨危險喪命的邊緣)，做為第四層。同樣步步進逼，剝繭抽絲，真箇入木三分。宗元文筆的「雄深雅健」、「峭拔勁潔」(見劉禹錫〈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〉引韓愈語)，於此可考。「嗜取者」自作孽，不可活的噩運，也就命定莫移了。

末段，柳宗元以悲憫的語氣，諷喻世人，如果不能克制自己的私心慾望，如果不能阻絕自己的貪婪需索，讓道德公義的神采煥發，讓人性善潔的清靈閃現，則人類空有「人」的名號，實際上在心智方面，竟然與蝨蠅小蟲簡直毫無兩樣，那未免辜負「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養，無人為大」(見《禮記·祭義》。義謂天地所生養的生命，沒有一種像人類那般的偉大高貴)的旨意了。

